

当命运颠覆生活，当欺骗取代信任，  
你孤注一掷，命悬一线！  
你，只有一个选择！你，是否步步恐慌？

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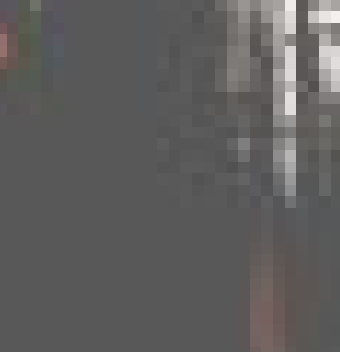
慌

Panic

[美] 杰夫·阿博特 / 著

by Jeff Abbott

侯小翊 / 译



恐

慌

[美] 杰夫·阿博特 / 著  
by Jeff Abbott  
侯小翊 / 译  
Panic

PANIC by Jeff Abbott  
Copyright© 2005 by Jeff Abbot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贸核渝字(2006)第 151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慌/[美]杰夫·阿博特(Jeff Abbott)著;  
侯小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6  
书名原文:Panic  
ISBN 978-7-5366-8854-4

I.恐… II.①杰…②侯…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794 号

### 恐慌


KONG HUANG

[美]杰夫·阿博特 著  
侯小翊 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1 字数:330千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星期五 从清晨开始——要需的南人王及许多至葛，由白直特一公云  
 3月11日 主雨的野后不全完游个一了知变数五——游游的拉受那中音声的突  
 “喂，”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他母亲的声音，“伊万，我需要你回家来，就是  
 现在。”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沉，近乎耳语。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床边的灯。“出什么事情了？”  
 “电话里不好跟你说。你来了之后我再跟你解释。”  
 “妈，您得清醒点。我开车到您那边得要两个半小时。您还是告诉我怎么  
 回事吧。”  
 “伊万，求你了，赶紧先回家吧。”  
 “爸爸没什么事吧？”他父亲是一位电脑技术顾问，三天之前刚刚离开奥  
 斯汀前往澳大利亚处理一个业务。他可以让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  
 高效顺畅地运作。澳大利亚，漫长的航空行程。伊万的脑海中突然闪过这样  
 一幅场景：一架飞机的残骸散落在澳大利亚内地或是悉尼港，遍地都是金属  
 碎片，浓烟升腾弥漫。“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是需要你在这里，行吗？”母亲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妈妈，求您了。您还是先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再动身吧。”

1

“我说过了电话里不好说。”说完她沉默了，而他也什么都没说。随后是一段两人都没有料想到会出现的无语和停滞，这种让人难受的紧张持续了整整十秒，直到母亲打破了沉默。“你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吗，宝贝儿？”

“就是《虚张声势》的剪辑工作。”

“那就把你的电脑带过来吧，你可以在这里工作。但是我需要你在这儿，就现在。”

“你现在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不可以的？”

“伊万，求你了。”伊万听到母亲说这话时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么一种直白的，甚至于有点让人害怕的需要——一种他此前从未在母亲的声音中感受过的语调——让她变成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嗯，好吧，妈妈。我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动身。”

“早一点吧，越早越好。”

“那好吧，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内。”

“赶快，伊万。打点好行装就赶快过来，越快越好。”

“好好好。”他竭力按捺住心头升起的恐慌。

“我很感激你现在不再问下去了，”她说，“我爱你，我想尽快见到你，然后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

“我也爱你。”

他把话筒放回了架子上。对于这种开始新的一天的方式，他有点猝不及防和困惑不解。看来现在不是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开始了一段恋情的最佳时机。这是一段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爱情，他爱得认真，爱得疯狂。

他手中的纸条展开。上面的内容再简单不过：“感谢你让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早上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落款是她名字的首字母C。

他站到了淋浴间里，忍不住开始回想自己昨晚是不是把事情搞砸了。当时他们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他对卡丽说：“我爱你。”他说这话完全没有经过大脑，也完全没有费力——因为如果他说之前权衡过这样说的后果的话，他或许也就不会说出口了。之前他还从未对哪个女人先说出“爱”这个字眼。他只跟一个女人说过他爱她，那是他的前任女友，她一直渴望他肯定地表达对她的爱，而他当时之所以说了，是因为他以为他可能真的爱她。但是昨晚

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什么可能或是也许，他确定这就是爱。卡丽就躺在他的身边，她的呼吸让他喉咙发痒，她的指甲沿着他的眉毛划出一条线。她看上去实在太美了，于是他说出了这重重的三个字，他心里对这几个字的感觉就和他知道的所有真实的事情一样真实。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她的眼中闪过的是一种凄楚。于是他想，“我应该再等等的。我们现在躺在床上，她是不会相信的。”然而她吻了他，并且对他说：“别爱我。”

“为什么不要？”

“我只会带来烦恼。没有别的，就是烦恼。”但在说这话时，她紧紧地搂着他，就好像她害怕他会从自己的怀里消失一样。

“我就是爱烦恼。”他再次亲吻了她。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爱我？”

“有什么不可以去爱的？”他吻着她的额头。“你有着出众的头脑，”他吻着她双眼之间的位置。“在任何事物之中你都能看到美的存在。”他吻着她的嘴，并且笑了起来。“你总是知道该说什么……不像我。”

她回吻了他，随后两人再次做爱。结束的时候，她说：“三个月。你不可能真正了解我。”

“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你。我们永远也不会像我们假装的那样了解另一个人。”

她微微地笑了，依偎在他的身旁，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胸口，然后把嘴紧贴在他跳动着的心脏所在的位置。“我也爱你。”

“看着我这句话。”

“我要在这里对你的心说。”一滴泪珠从她的面颊滑落到他胸前。

“你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我很幸福。”卡丽吻了吻他，“睡吧，亲爱的。”

他顺从了她。而现在，在清晨的光亮之中，她已然离去，也带走了那些低语和承诺，只留下这张冷漠的字条。但是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她毕竟很紧张。现在他需要的是一个解释，关于一个神秘的家庭悲剧的解释。

他打了卡丽的手机，给她留下了语音信息：“亲爱的，我家里出了点急事。我得赶到奥斯汀。听到信息之后打给我。”他曾经这样想：“我不能再说一遍，我已经吓到她了。”然而他还是说了：“我爱你，我会尽快跟你

联络。”伊万拨通了父亲的手机，但是没人接听，甚至都没有转接到语音信箱。不过他父亲的电话可能在澳大利亚无法接通。他尽力把那幅飞机失事的场景从脑海中驱逐出去，然后履行了自己已经形成规律的早间活动程序：打开电脑，查阅待处理事件清单，也查看了新闻，了解到澳大利亚并没有播报空难的消息。或许这次是一个规模没有那么大的灾难吧。癌症还是离婚，这些想法让他紧张不已。

他点开了自己的电子邮件，给父亲发了一封信，让他尽快和自己通电话。然后他下载了自己收到的信件，其中有一封邀请他去亚特兰大的一个电影研讨会作演讲；有几封信来自另外两位纪录片导演，他们都是他的朋友；此外还有一堆音乐文件和他母亲最近的几张数码相片，都是昨晚很晚的时候她发过来的。他把这些音乐传到了自己的数码音乐播放机上，之前他就已经在车上听过了这些歌。他母亲非常喜欢模糊晦涩的乐队和曲调，曾经为他之前的几部电影找到了三首非常好的歌曲。他先是确认了自己有足够的电影胶片，可以用来剪辑手头那部差不多要完工了的关于职业扑克巡回演出的纪录片，并且还确认带上了下周去休斯顿大学作讲座的时候要用的简要讲稿。随后他把笔记本电脑、数码音乐播放器和便携式数码摄像机放进了自己的背包。他带上了一包足以让他度过这个周末的衣物，都是些他妈妈不喜欢他穿的东西，包括很旧的保龄球上衣，穿破了的卡其裤，还有一双一年前就已经不太好穿了网球鞋。

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七点十五分。从休斯顿开车到奥斯汀其实还不用三个小时。

伊万锁好了门，随后朝自己的车走去。这一天和他计划中的可完全不一样。他一边听着他母亲昨晚传过来的音乐，一边很费劲地从休斯顿清晨繁忙拥挤的车流中脱逃出来。他想要给自己关于扑克玩家纪录片的开场找一些带有西班牙风情的“放客”电子乐，而现在听的这首正合他意，饱含着能量和戏剧性。

他一边开车，手指还在随着音乐打着节拍，一边等着手机铃声响起。要么是他父亲或是卡丽，要么就是他母亲来电说所有的事情突然都好了起来，然而在他去奥斯汀的全程之中，电话都未曾响起。



伊万母亲家的前门紧闭着。伊万知道她把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安排在了屋外的车库里，于是他马上就认定母亲现在一定是陶醉在与外界完全隔离开的光影世界里了。

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然后走进屋里。“妈妈？”他喊了一声，不过没人应答。

他朝屋子后面的厨房走去，他给母亲带了她最喜欢的面点食品，另外还在从休斯顿过来的半道上去母亲特别喜欢的拉格兰治农庄一家糕点店里买了一些蜜桃酥皮点心。他打算先把糕点什么的都放好，然后再去母亲的工作室。

伊万拐过墙角，发现母亲的尸体竟倒在厨房地面上。

霎时间他就像被冻住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张开嘴，却喊不出声。周围的整个世界似乎都凝固了起来，变得厚重不堪。他感觉喉咙和太阳穴里的血管在沉重地搏动，发出低沉的声响。手里装满了酥皮点心的袋子掉落在地板上，随后是他自己的帆布背包。

他踉踉跄跄地朝母亲的方向跨出了几步，发现她的脖子上留有很深的淤痕，舌头也突了出来，显然受过外力的勒挤。随即他注意到她喉咙上绕着一圈闪着寒光的银丝，整个厨房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死亡的气息。

母亲的躯体就躺在空荡荡的餐桌周围一把椅子的旁边，想必死亡降临之前她曾经坐在那里。

直到这个时候伊万似乎才清醒了一些。他发出一声低沉悲怆的呜咽，跪倒在母亲的身边，拨开了覆盖在她面庞上一缕灰白的头发。她双目圆瞪，眼珠向外凸，毫无神采。

“我的上帝啊，妈妈。”他用手指去触碰她的嘴唇，却再也感受不到任何

起伏动静，尽管她的皮肤依然温热。

“妈妈，妈妈！”他渐渐声嘶力竭，饱含着悲痛和恐惧。他站起身来，感到双腿被一种沉重的麻痹感所束缚。一个念头在脑中闪过：“警察。我应该马上报警！”于是他步履蹒跚地绕过母亲的身躯走到餐桌旁边，桌上还放着她来不及吃完的早点——一杯咖啡，咖啡杯口边缘还留着淡淡的唇印；一只盘子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梅子酱痕迹，还有不少英式小松饼的碎屑。

伊万颤抖着伸出手去拿电话的听筒。一件金属钝器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后脑。他立即重重跪倒在地，牙齿咬到了舌头上，口中顿时涌上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眼前发黑，昏了过去。

一支枪死死地顶在他的后脑上。枪口拨开头发紧贴着头皮，使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寒意。此外，他还发现自己的脖子被套在一根尼龙绳内，在喉咙处还打上了死结。他试图挣脱捆绑，然而马上就听到了枪机在太阳穴边的响动。人声“给我老实点，”一个冰冷的声音，“不然马上就让你死。”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吐出“死”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的语调带着很机械的起伏，很残酷，似乎还透着一点戏谑好玩的口气。

伊万发现自己的帆布包被人拿着走到了厨房门边，脱离了他的视线范围。于是他本能地反应：“是抢劫。”

“把它拿走吧，”伊万低声告诉对方，“把它拿走，然后离开这里。”但他仍然听到了包被人翻找的响动，电脑和相机都被拿了出来。很快他听到了笔记本电脑启动的声音，甚至比他呼吸的声音还大。随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寂静，其间只有指尖轻轻敲击键盘的响动。

“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他默默在心里发问。显然不会有人回答。

“我妈妈，你杀死了我妈妈——”

“给我闭嘴。”那男人用枪口迫使着伊万把脸冲着前方，几乎紧贴着他母亲的脸颊。伊万想要扭过头来看看那男人的脸，但他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做不到。脖子上的结拉得更紧了，深深地箍进了他脖颈处的皮肤。

“我找到了，”现在伊万听到的是另一个声音。同样也是男性，比前一个年长。是傲慢冷酷的男中音。随后又是一阵轻轻敲击键盘的响动，然后是年长男人的声音：“全都没了。”

伊万听到了一声口香糖泡泡破裂的声音，很近，就在他的耳边。然后年

轻男人说：“那我現在可以——”

“可以，”另外那人回答，“只不过这有点让人遗憾。”

枪重重砸在伊万的头上，发出钝响。他只觉得眼前开始出现黑色的圆圈，随后在母亲的尸体上方升起，最后爆裂。

伊万醒了过来，已半死不活。

他完全无法呼吸，因为绳索死死套紧了他的脖子，双脚悬空，胡乱地踢动着。他的脑袋上罩着一个塑料袋，眼前的一切都是乳白色的，一片模糊。他用双手攥住绳子，拼尽全力抵抗着拉紧的绳结，艰难地挤出一声哀嚎。

“你以前想必一直以为呼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吧，是不是啊，阳光小子？”这是那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依然冷漠，满含着嘲讽。

伊万继续踢动着双腿。他告诉自己，在自己身下必须得有个厨房工作台，或者是把椅子什么的，能够承担起他身体的重量，只有这样才能活命。于是他竭尽自己全身的气力踢动着双腿，毕竟按他现在的处境，他实在没有任何其他本能的自救动作可做了。

“是不是非常痛啊，我很想知道，如果是的话踢两下腿。”年轻人的声音带着戏谑。

然而让伊万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突然开始了一阵激烈的枪战，中间还夹杂着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几秒的沉寂之后，伊万听到了年轻男子的喊叫：“他妈的！”

吊着伊万的绳子开始旋转晃动。伊万试图把手指塞进这让自己窒息并且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绳圈当中，不想耳边又是一声巨响，他随即狠狠地摔到了地板上，溅起了不少的石灰和碎木屑。被刚刚那次枪击打断的绳索掉落在他的面部。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力地呼吸。然而有一瞬间他似乎什么都呼吸不到。呼吸对他而言，仿佛是一项已经被遗弃的技能，他已经不再拥有。经过一番奋力挣扎，甜蜜的空气终于进入了他的胸膛。尽管他的喉咙还在经受着剧痛，仿佛曾经被人从里面用锐器割破，但他仍旧陶醉在氧气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陶醉在生命之中。

很快伊万又听到了一阵枪响，然后是有人跳入窗户外边灌木丛中的声音。继而是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伊万把罩在自己脸上的塑料袋扯破拿掉。他用力眨着双眼，吐出嘴里的

血沫和胆汁。这时有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上，指尖用力地摁住了他。

“伊万？”

他抬头看着对方。这个人向下紧盯着他。他体型高大健壮，白色皮肤，没有头发。年龄跟伊万的父亲相仿，五十岁出头的样子。

“他们都已经跑了，伊万，”秃头男子说，“我们走吧。”

“打……打电话，”伊万现在每说一个字，他的口腔都要承受剧烈的灼痛。“打电话……报警。我，我母亲。他，他……”

“你得跟我走，”秃头男子说，“你绝不可以呆在这里。他们现在肯定在追踪你。”

伊万坚定地摇摇头。

秃头男人俯下身子，把伊万脖子上的绳索小心地解开并且拿掉，然后扶着他站了起来，试图帮他从他母亲的尸体边走开。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秃头告诉他，“我要帮你离开这里。”这时伊万注意到他手上拿着一支外观很怪的猎枪。

伊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的母亲。报警。打电话报警。刚才有一个男人，或者可能是两个……”

“他们已经跑掉了，我们是要打电话报警，”秃头回答，“但不是在这里。”他用力地推了推伊万的背部，带着他快步走向后门。

“你到底是什么人？”伊万竭力按捺住内心剧烈的恐慌，毕竟这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手里揣着一支模样极其恐怖的枪。这个人还一直阻止他打电话报警，这太难以理解了。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此地不宜久留。我需要你的……”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脸颊上就冷不丁挨了伊万狠狠的一记左钩拳，他随即向后倒去，伊万赶紧从他刚才就没有上锁的前门冲了出去。此时的伊万脑海中充斥着恐惧和悲痛，他无法分析现在的情形，也无法保持优雅冷静。

“伊万！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回来！”秃头男人在他身后大声喊叫。伊万加快脚步跑到门口的开阔地，环绕着他的是春日清晨潮湿的空气。在这个被橡树树荫笼罩的社区里面，此刻他唯一能够听到的响动就是他脚下的运动鞋和地面沥青相接触的声音。他边跑边回头瞥向身后，发现那秃头男人冲出了房门，一只手里仍然紧紧攥着那把吓人的猎枪，另一只手则拎着伊万的帆布背包。他动作敏捷地跳进停在门口街边上一辆看来饱经风霜的蓝色

福特轿车。伊万加快步子穿过一个修理得相当考究的庭院，完全顾不得自己随时可能被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头颅或是脊背。他发现这户人家的车库有一扇门是开着的，并且与门口的院子相连。他暗自在心中默念：“上帝啊，求您，希望这家里有人。”他边祈祷边跳上门廊，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敲响门铃，并且还捶打着大门，大声喊叫：“快打911！”

此时刚才那辆蓝色福特车加速从他身后的街道驶过。

总算有位说话带着军人口气的年长男人打开了屋门，手里拿着一部无绳电话。

伊万突然又跑回到庭院之中，一边冲着邻居高喊着报警，一边试图看清楚福特车的车牌号码。

但是车子早就已经离开了。

### 3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带着我再回顾一遍今天早上的整个过程。”负责调查伊万母亲被杀案的侦探说道。他名叫杜勒斯，是个脸形瘦长，面容和善的中年男子，尽管体型瘦削，但仍显得非常健康，让人觉得他很像一名长跑运动员。

调查该案的人员并没有把伊万安排在厨房里接受询问，不过他们还是把他带回了房子里，以便让他辨认是否有任何物件丢失或是被移动了位置。现在伊万站在他父母的卧室里，这里显然是一片狼藉。一共有四个衣物箱被扔到了靠墙的位置，箱口大开，原本存放其中的物品被抛洒得满地都是。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几个箱子本来是不应该在这间屋里的。倒是他母亲最喜欢的那几张装裱起来的照片，本来确实是挂在这个房间墙上的，现在却散落在

地，而且明显都被踩踏过，破损得很严重。伊万凝视着相框里破碎得如同蛛网一样的玻璃之下的照片，看到的是一系列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景色：日出时分的墨西哥湾，整个色调都是橘红的；一片广袤空旷的大草原中，矗立着一株形单影只而且粗糙多节的橡树；此外还有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纷飞的鹅毛大雪让广场的灯影黯淡。这些是伊万母亲多年作品的集合，而如今，她的作品已然毁损，她的生命也已然离去。对伊万来说，这不能是真的，但是它却是如此真实。她的离去所带来的悲伤，现在弥漫在整座房子里，弥漫在空气当中，也席卷了伊万的整个身躯。

你绝对不可以现在倒下。你必须帮助警方找到杀害母亲的凶手。你要把晕眩的感觉驱赶走，快，让你自己挣脱出来。

“伊万，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杜勒斯说道。

“是的。我可以做任何你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伊万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他坐在房子外面的私人车道上，尽管内心被悲痛占据萦绕，他还是控制住情绪，向负责此案的警官描述了秃头男人的身形相貌以及他驾驶的车的情况。此后又有更多警员陆续抵达现场，他们显得非常训练有素，很快就对房屋周边进行了严密的警戒，并环绕房子的前门和车道拉起了标志着案发现场的警戒线，这中间还包括被击碎了窗子的厨房所在的位置，秃头男人就是在这里用猎枪向屋里射击的。

伊万坐在门口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拨打着他父亲的电话，一遍又一遍。一直无人应答，也没有转入语音信箱的提示。他父亲独自一人工作，身份是独立顾问，手下没有任何雇员。伊万根本找不到任何人来帮他确定父亲究竟在悉尼什么地方处理业务。

伊万给卡丽的手机发了一条信息，他之前打了电话到她的公寓，但是也没人接电话。

杜勒斯在忙碌地工作着。他首先对当时在现场附近的巡警以及最先对报警作出反应的急救人员进行询问。在给伊万做笔录之前，他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然后才安排伊万回到案发现场，并把他领到了他母亲的卧室。

“丢什么东西了吗？”杜勒斯问道。

“没有。”伊万一边回答，一边竭力抵抗着极度晕眩的感觉。他小心地跨

过一个被打开的衣物箱，发现里面塞满了被熨烫过的男装卡其布裤子，有领扣的衬衫，崭新的路夫休闲皮鞋，还有几双网球鞋。

所有衣物都是他穿的号码。

“不要碰任何东西。”杜勒斯不停地在一旁提醒他，伊万按照他的话把探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

“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箱子和衣服，”伊万说，“但这看起来像是我母亲为我收拾了这几箱衣物。”

“她本来打算去哪里？”

“她哪儿也没打算去。她本来是在这里等我的。”

“但是她收拾了四个装满了衣物的箱子，而里面都是为你准备的衣服。她的提包里还有一把枪。”杜勒斯边说边指了指从其中一只箱子里落出来的一堆衣服，那上面掉落了一把手枪。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这看上去像是我父亲的奥地利格洛克手枪。他喜欢在打靶的时候用，那是他的嗜好之一，”伊万擦了擦自己的脸，又接着说，“我以前也常常跟他一起去，不过我打得没有他好。”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把话题扯远了，于是就就此打住。“我妈妈，想必是没能在那几个人到来之前先把枪拿到手。”

“既然她会把你父亲的枪带上，想必她曾经感受到了恐惧。”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好吧，我们再把整个过程回顾一遍。她今天早上七点左右的时候打过电话给你。”

“没错。”伊万耐心地领着杜勒斯又把早上的一切过了一遍，最开始是她母亲的电话，坚持要他尽快赶回家里，然后他按母亲的吩咐从休斯顿直接回家，而后遭到了几个凶手的袭击。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伊万还一直抠紧每一个细节，试图发现在第一遍回顾中可能遗漏掉了的信息。

“你确定是有两个人在厨房里抓住你吗？”

“我听到了两个人的声音。这点我非常肯定。”

“但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脸？”

“没有。”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人，并且朝之前那两个人开枪，把天花板打出了许多窟窿，后来把你从绳子上救了下来。而你看到了这个人的脸。”

“是这样的。”伊万用手轻轻擦拭了一下前额。在第一遍讲述的时候，由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惊恐颤抖的感觉，他只是说那是一个秃头男人，不过现在他平静了很多，也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那人大约五十多岁。嘴唇很薄，牙齿很整齐。有一颗痣长在他的……”伊万闭上双眼冥想片刻，“在他的左边脸颊。眼睛是棕黄色的，体格非常强壮，很有可能曾在军队服役。身高大约在六英尺左右。看上去很像是拉丁美洲人，说话不带口音。他穿黑色长裤，深绿色体恤。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但戴了一只不锈钢面的手表。关于他的车，我只看到那是一部蓝色的福特轿车，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杜勒斯耐心地记录下这些额外的细节，随后把记录递给了身边的一位警官，并让他把修改过的描述信息公布出去，于是那位警官应声离开。随后杜勒斯又转向伊万：“在面对这么大压力和险境的情况下，你还能捕捉到如此多的细节，非常难得。”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摄像，而不是语言。”伊万一边和杜勒斯交谈，一边留意着厨房里正在勘验凶案现场的警署工作人员之间的谈话。他在猜测他母亲的尸体是否还在房子里面。对于他来说，现在这种感觉真是太奇怪了，他就站在自己母亲的房间里，看见的是她的衣物、她的照片，然而他同时也很清楚，她已经死了。

“伊万，那么我们来谈谈看什么人有可能想要伤害你母亲吧。”杜勒斯继续说道。

“我想不到任何人。她为人和善，和善到超乎你的想象。温文尔雅，而且幽默风趣。”

“那她有没有提到过曾经感觉恐惧，或是受到过什么人的威胁。仔细想想，慢慢来。”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你们一家人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呢？”

这个说法乍一听上去感觉非常可笑，但是伊万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静下来，然后仔细地回想他父母亲所有的朋友和其他有来往的人，当然还包括他自己的。“没有。我能想到的只有去年他们曾经和一个邻居发生过一点争执，那个人养的狗经常整晚不停地吠叫，但是他们当时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那个人也已经搬走了。”一边说着，伊万还告诉了杜勒斯这个名字，“我真的想不到能有什么人想要我们死。这个案子肯定是个偶然。”



“但是那个秃头的男人救了你，”杜勒斯打断了他，“根据你所说的，是他把凶手们赶走，而且叫出了你的名字，声称他是你母亲的朋友，并且曾经试图让你和他一同离开。这些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伊万也点了点头，杜勒斯的推断看来很有道理。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呢。”杜勒斯继续发问。

“米切尔·尤金·卡歇尔。我母亲叫多娜·简恩·卡歇尔。之前我告诉你她的名字了吗？我妈妈？”

“是的，伊万，你说了。那么给我讲讲你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吧。”

“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一直非常牢固。”

杜勒斯默不作声，示意伊万说下去，而伊万似乎无法忍受这种沉默，这种逼迫着他说出点什么来的沉默。

“我父亲与这件案子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有。”

“好吧。”

“我父亲绝对不会想要去伤害他的家庭，绝没有可能。”

“好吧，”杜勒斯的口气没有任何改变，“不过你知道这是例行公事。”

“我明白。”

“那么你和父母亲的关系又怎么样呢？”

“很好，非常好。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亲密。”

“但是你提到过你一直很难联系到你的父亲。”

“是的，他一直不接手机。”

“你知道他在澳大利亚的行程安排吗？”

这话倒是给了伊万一些提示。“妈妈通常会把这些写下来，然后贴在冰箱上。”

“太好了，伊万，这会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现在只想帮你们找出干这事的混蛋。你一定要抓住他们，一定要。”

伊万的声音开始颤抖，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伸出一只手摸了摸脖子上被绳子勒出的伤痕。

杜勒斯的问题还在继续：“早上你和你妈妈通话的时候，你觉得她听上去觉得恐惧吗？比如说感觉上像是这几个凶手当时就在屋子里一样。”

“没有。她听上去并没有非常慌乱。只不过稍微显得有点情绪化。感觉像是她有点什么消息想要告诉我，但是又不想在电话里跟我说太多。”